

夜的摆渡

■林沐

在连续上了半个月的夜班，凌晨拖着疲惫的身躯打开家门时，午夜也和我一起回到了家。我走向阳台，打开了窗趴在窗台上，周边一切都很安静，迎面吹来的晚风，吹散了一丝工作的疲倦。我极目远眺，想让自己看得更远一些。在这样的城市里眺望，总会被更高的楼遮住视线，那些还亮着灯的房间里的人，为什么深夜还没睡，他们是有什么心事吗？楼下街道偶尔驶过的车辆，那些开车的人为什么会在深夜出行，要去往哪里……在这样的深夜里，任由思绪蔓延开来。

在不同人的眼里，午夜有着不同的含义。

在孩子们的童话故事里，午夜是一场有时效的魔法。灰姑娘必须要在午夜钟声响起时回家，否则马车会变回南瓜车，美丽的华服会消失；动画片《玩具总动员》里的玩具们在深夜会苏醒，他们在自己的世界里狂欢……小时候的我，无数次的想象，午夜钟声响起后，世界是另外一个模样。在那个世界里，一切皆有可能，每一个在白天不起眼、被忽视的人或物，都会在午夜被赋予全新的生命。这是童话的魅力，让我们始终怀揣着美与善，相信着美好的发生。

长大步入社会后，午夜失去了童话故事里的梦幻，成为了我们或主动或被动的选择。我们和朋友一次次深夜畅聊，午夜记录着我们青年年少时的喜怒哀乐、率性洒脱；在努力拼搏追求人生的过程中，午夜是我们一次次默默努力、加油奋进的见证者；在人生失意时，我们学会了掩盖不如意的失落，午夜就像一个深沉的怀抱，那些不被允许的脆弱，在这样的怀抱里，得到了喘口气的机会。

四十不惑的年纪，上有老下有小，以及工作不上不下、经济吃紧的境遇，让人疲惫。母亲说起自己的腰痛，每个深夜，那些疼痛都会被放大，每一分每一秒都很难熬，“老了就是这样，数着时间熬过深夜。”母亲的话扎入我心。家人住院陪床时，我躺在医院彻夜通亮的走廊上，听着来来往往的声音，夜变得无比漫长。也是在这样的夜里，很容易回想起过去，那些纠结与欲望、不甘和遗憾，在生死面前不值一提。坦然面对过去，是一件需要勇气的事。

不知不觉间，远处的天际线已泛起薄雾般的微白。我忽然意识到，这座被高楼切割视线的城市，其实在每个午夜都生长着新的可能——早市摊主正把第一笼包子码上蒸屉，新生儿病房传出清亮的啼哭。午夜像条摆渡船，沉默而坚定，驶向光来的方向。那些深夜未眠的心事与奔赴，仿佛是在等待破茧的蝶蛹，当晨光漫过窗台时，走向属于他们的黎明。

尘世温度

■李硕

凌晨三点的街道还浸在墨色里，扫地车的嗡鸣声撕开寂静。穿着橘色工装的人握着长柄扫帚，将昨夜被风吹落的槐花聚成小堆。路灯把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，在柏油路上投下晃动的轮廓。当城市还在沉睡，这些人已经开始擦拭它的面容。

菜市场的铁闸门升起时，天光刚染亮云层。卖鱼的大叔掀开泡沫箱，冰碴子簌簌掉落，新鲜的海腥味扑面而来。他利落地剖鱼、刮鳞，沾着水渍的手在围裙上随意擦两下，又去招呼新的客人。隔壁摊位的阿婆正在分拣豆角，枯黄的叶片被精准摘除，翠绿的豆荚码得整整齐齐，像等待检阅的士兵。

写字楼的玻璃幕墙映着朝阳，保洁阿姨背着水桶逐层打扫。她踮脚擦拭高处的窗台，动作轻盈得像在跳一支无声的舞。茶水间里，维修师傅半跪在地面上检修饮水机，螺丝刀与金属零件碰撞出细碎的声响。这些身影总是隐在角落，却让每个工作日的清晨变得妥帖。

建筑工地的塔吊缓缓转动，钢筋与水泥的碰撞声此起彼伏。戴安全帽的工人站在脚手架上，将砖块码成规整的墙面。汗水浸透的后背洇出深色痕迹，他们偶尔停下喝口水，望着逐渐拔高的楼宇，眼神里有疲惫，也有满足。

社区诊所的输液室，护士握着针管的手稳如磐石。她轻声安抚哭闹的孩子，动作利落地完成注射，又快步去查看其他患者。药房里，药剂师戴着口罩核对药方，手指在药柜间快速穿梭，把苦涩的药片变成治愈的希望。

夜市的煤气灶蹿起蓝色火焰，炒粉师傅颠锅的动作行云流水。铁铲与铁锅碰撞出清脆的声响，油烟裹着香气升腾。食客们围坐在塑料桌椅旁，他抽空擦把汗，又往灶里添了把火，继续翻炒出人间烟火。

深夜的便利店，收银台的荧光永不熄灭。夜班店员整理着货架，把歪斜的泡面盒摆正，给加热柜补满便当。有人推门进来买宵夜，他递上温热的饭团，顺带提醒：“外面降温了，多穿件衣服。”

这些普通的劳动者，用双手织就生活的经纬。他们的手掌或许粗糙，却托举起城市的运转；他们的工作或许平凡，却填满了生活的每个缝隙。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，没有可歌可泣的故事，只是日复一日地付出，在各自的岗位上，为世界增添温度。

当暮色再次漫过街道，我路过正在收摊的水果商贩。他推着装满空筐的三轮车，车轮碾过地面的落叶，发出细碎的声响。路灯亮起时，他的身影渐渐融入夜色，却在我心里留下清晰的印记——这世间最动人的风景，从来都藏在普通人的劳作里。

回家的路

■谢素军

回家的路，向来是短的，也是长的。短的是脚步，长的是心思。

我每每走过那条青石板铺就的小巷，便觉得时光倒流了二十年。墙角的青苔，依旧如故，只是颜色更深了些，斑驳的墙面上，不知何时又添了几道裂纹。裂纹里，隐约可见昨日的雨水，蓄在那里，映着天光，像是老人眼角的泪痕。

巷口卖糖人的老张已经不在了。他的儿子承了父业，将糖人做得越发精致，价钱也越发昂贵。孩子们围在那里，眼睛里闪着光，却少有掏出钱的。我想，老张若在，必是要摇头的。他常说：“糖人不过是哄孩子的小玩意，何必计较那三文两文？”如今这话，竟成了绝响。

转过巷角，便是那棵老槐树。树干粗得要两人合抱，树皮皲裂如老人的手掌。夏日里，树荫能遮住半条街，街坊们常在树下纳凉闲话。如今树下却空荡荡的，只有几位老人坐在那里，默默地摇着蒲扇。他们认得我，却不招呼，只是用浑浊的目光送我走过，仿佛我只是一个过客，而非在这条街上长大的孩子。

家门前的石阶已经凹陷下去，显出经年的磨损。我站在那里，竟有些踌躇。门上的春联还是去年我回来时贴的，红纸已经褪成了淡粉色，字迹却还清晰：“岁岁平安日，年年如意春”，横批“家和万事兴”上缺了一角，在风里轻轻颤动。

推门进去，母亲正在院子里择菜。她抬头看我，眼睛里先是一惊，继而涌出笑意。“回来了？”她问，声音里带着些微的颤抖。我点点头，忽然发现她的白发又多了些，在阳光下闪着银光。她起身要去泡茶，动作比去年又慢了几分。

屋里还是老样子。那张八仙桌的腿已经有些摇晃，父亲总说要用木楔子固定，却始终没有动手。墙上挂着的全家福，还是我十岁那年拍的，照片里的父母年轻得几乎让我认不出来。我的目光落在茶几上的药瓶上，排了五六个，都是新的。

晚饭时，父亲的话比往常多了些。他讲起我小时候的顽皮事，讲起巷子里谁家的孩子考上了大学，谁家的老人过世了。母亲不时插话，纠正他记错的地方。我看着他们，忽然明白，回家的路，从来不是用脚步丈量的。

这条路，是母亲眼角的皱纹，是父亲杯中的残茶，是门前老槐树年复一年落下的叶子，是时光在记忆里刻下的痕迹。

夜深了，我躺在床上，听着窗外偶尔传来的犬吠。这声音，和二十年前一模一样。恍惚间，我仿佛又变成了那个放学归来，在巷子里奔跑的孩子。

回家的路，原来从未改变，变的只是走在路上的人罢了。